

讲武台，一个神秘而诱人的地方

◎刘玉美(平顶山新华区)

讲武台在老家东北4公里处，是一座海拔103米，面积6平方公里的小山。老家叫它“酱锅台”或“台上”。

儿时的记忆里，讲武台是个神秘而诱人的地方。

不像其他山那样壁立千仞，崔嵬峥嵘，讲武台只是一个酷似乌龟状的大高台。起初它叫青龙山。

关于青龙山的来历，还有一个故事呢。

远古时期，叶舞平原还是大海。一天，海龙王因事远游，把家务交给儿子小青龙管理。

老龙王走后不久，从西洋游来的一只大白龟看上了这片物产富饶的海域，欲霸为己有。小青龙当然不肯答应，与大白龟激战七七四十九天，吐血而亡，大白龟同时战死。

多少年后，沧海桑田，地壳运动让这里成了陆地，大白龟变成了一座大山，就是现在的白龟山。而小青龙死前吐出的鲜血也变成了一座小山，就是青龙山。

而在老人的故事中，讲武台还有一说：讲武台原是一只大乌龟。一天，这只龟要到北沙河饮水，若是喝了沙河里的水，台就会逐渐长高。此时，一个江南蛮人到此，发现台是活地，就在台上立了两通石碑，锁住了龟的两只眼睛，破坏了地气，从此，台再没长高。

不过，仔细观察，青龙山的形状还真像个硕大的乌龟卧在

那里呢。

台，分为大台和小台。南边的大台是龟背，北边的小台是龟头。大小台隔寨河相望。龟背上原来筑有村寨，寨墙外有寨河环绕，与四周相隔绝。北宋诗人黄庭坚进士及第后任叶县尉，于宋神宗元丰二年(公元1079年)游历讲武台，写下了《讲武台南有感》的诗篇，诗云：“月明犹在搭衣竿，晓踏台南路屈盘。驹子雨中先马去，村童烟外倚墙看。鸦啼宰木秋风急，鹭立渔船野水乾。花似去年堪折赠，插花人去泪阑干。”写尽了讲武台山村的旖旎风光。

青龙山上的石头也很特别，颜色鲜红，老人讲，那是小青龙的鲜血染红的。前台的石头不会返潮，后小台的石头经常返潮，老人讲，那是小青龙流的眼泪。

其实，从地质学的角度讲，青龙山的石头属沉积岩类中的红砂岩，岩石通体发红，是为数不多的红石。这种红石和富含石灰质的青石不一样，无论在火中怎样煅烧，它仍保持着自身的颜色和质地。它特别坚硬，可以划伤玻璃，其耐磨耐腐耐热耐腐蚀的性能远远超过青石，是理想的建筑石材。在我记忆里，从小时候到20世纪70年代末，青龙山方圆20多里内，无论是公家修路筑渠建房，还是农家盖房下地基，都到讲武台采石。那年，我家盖东屋，我

就随大人一起去青龙山拉过石头。后来，生产队修高底河(水渠)，我也经常和社员们去青龙山拉石头。

这种红石无毒无味，富含有益于人体的微量元素，是制作厨具的绝好材料。每到乡村起集之时，总有乡人摆出红石做成的蒜臼和蒜锤叫卖。

青龙山还一度被人称作尚书台。

据台上碑文记载，东汉南阳郡守马融，字季长，扶风茂陵(今陕西兴平市)人，相貌英俊，才高博洽，通晓儒学，其父为东汉御史中丞、五官中郎将马严。一次，马融在考察昆阳大战遗迹后来到了青龙山，见此处天高地阔，山清水秀，景色宜人，环境优美，是一个读书讲学的好地方，就在山上设帐，向其弟子们讲授《尚书》，曾经培养出大批人才。其弟子郑玄勤奋好学，博得尚书职位，为了纪念马融的功绩，后人颂扬其事，就将青龙山更名为“尚书台”。由此，后人亦称青龙山为尚书台。

唐高宗显庆二年(公元657年)，李治偕皇后武则天东巡洛阳、许州，令各州军士在叶县一带会猎，高宗和武则天在尚书台上设帐检阅军队。一时间，尚书台南，旷野之上万马奔腾，金鼓齐鸣，甚为壮观。随行的许州牧封道宏为表上奏请改尚书台为讲武台，高宗和武后诏准。此后，青龙山就改称讲武台。

明代曾任南京太常卿的叶县人牛凤写过一首描述讲武台兴衰的诗：“君王游衍耀华彝，鞠旅陈兵泄水湄。杀气夜冲星斗暗，阵云晨压曙光迟。龙车凤辇招摇日，北狩南搜凯奏时。千载遗踪归阿武，谁知显庆是男儿。”

叶县廪生杜作楷亦有诗赞曰：“讲武台高百尺余，台传讲武近何如？蒲团坐破僧房静，曲径苔深过客疏。云白千层连海市，石红一片接村墟。遥闻绛帐来先汉，正好呼朋讲《尚书》。”

武则天称帝后，地方官员在讲武台上修起了佛寺，供奉燃灯佛祖。史料记载，用玉雕成的佛像高约一米，重约半吨，造型优美。唐玄宗时又在台上建起道观东岳庙。东岳庙规模宏大，殿堂林立，有天齐殿、三清殿、五龙殿、祖师殿、药王殿、三官庙等，香火延续数百年。

清朝初年，讲武台寨垒高筑，一遇战乱，周围数十里百姓皆聚此避难。寨上原有居民，日有晨集，年有七次庙会，近者数十里，远有安徽、河北、山西、湖北等商贾到此经商贸易，这种繁荣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，后因土匪屡屡毁寨百姓无处栖身而衰败。

小时候，我经常到讲武台上去玩。尤其是每年的农历三月二十八和“小满”时节，讲武台上都有农贸集会。近年来，沿袭旧俗，群众又集资在讲武

台上复建了庙宇，除了农历三月二十八和“小满会”外，还延续了庙会，逢农历的每月初一、十五商贾云集，多时上万人，盛况非凡。

说起讲武台，与它相关的另一个故事就是北宋时期的巾帼英雄穆桂英。

穆桂英在史书上没有记载，她的故事流传于民间，演义于评书《杨家将》和戏曲舞台。

讲武台东五里有个村庄，老家的人都叫它穆寨，是廉村镇一个自然村。传说这里就是穆桂英故里。

穆桂英投宋后，就用讲武台上的“降龙木”做大刀的刀柄，劈断了萧天佐金冠上的两条恶龙，破了天门阵。不管这些传说是否真实靠谱，当地人特别是穆氏族人都深信不疑。

有了这样的故事作底儿，在孩子们脑海里，讲武台就成了一个异常神秘的地方。每一次去玩，寻找“降龙木”就成了一件必不可少的事情。大家分头从前台到后小台搜寻，希望能找到传说中的“降龙木”。

到了读初中时，地理课除了讲教科书，还特意增加了“乡土地理”的内容。教地理的孙老师特意给我们讲了“叶县八大景”，讲武台就是其中一景，讲得绘声绘色，神秘神秘，让我更加神往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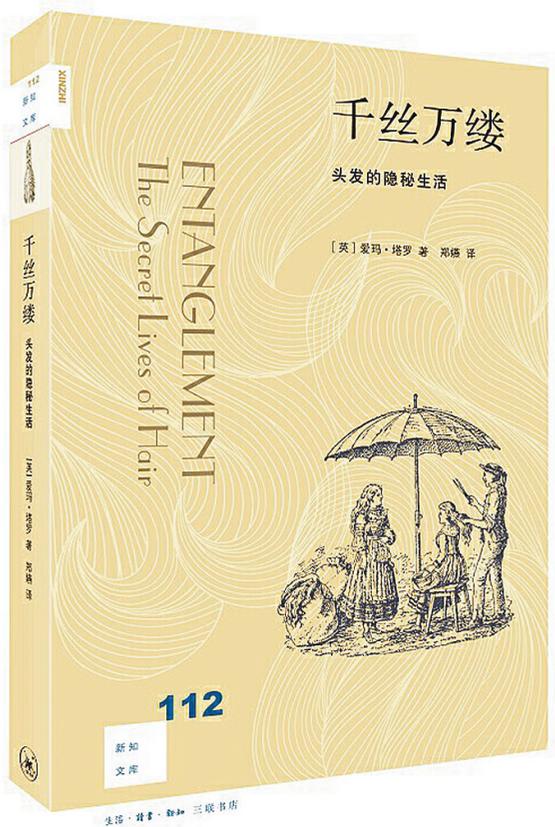
被岁月湮没了的讲武台，何时撩开你那神秘的面纱？

遇见好书

世间一切，从“头”说起

——读《千丝万缕：头发的隐秘生活》

◎李庆林(甘肃兰州)



近来读到英国人类学家爱玛·塔罗的《千丝万缕：头发的隐秘生活》一书，惊喜之余，感受颇多，受益匪浅。全书15章，史料翔实，逻辑严密，图文并茂。塔罗女士由人类发型的演变，谈及宗教、哲学、种族、文化、时尚等等，话题有趣，实证丰富，真可谓世间一切，皆从“头”说起。单单看到一些章节名称，就足以勾起我读下去的欲望，譬如第一章“奇怪的礼物”，第二章“隐形的世界”，第四章“剃度”，第十一章“罪恶”，第十五章“异于禽兽”等。

读完该书的直接感受是，头发作为唯一可以合法买卖并来自人体的物质，其背后竟有着如此庞大的流通网络。它不仅关乎健康、美丽、身份、时髦，与宗教、种族、地域文化也有千丝万缕的关系。

爱玛·塔罗，这位伦敦大学的教授，为撰写这本书进行了三年田野式调查，她走遍世界各地，寻访各处与头发有关的场所：发廊、工厂、商店、博物馆、美发沙龙、寺庙、假发店、手工作坊；她与各色人等畅谈交流，揭示头发在不同文化环境中的社会学含义，令读者大饱眼福。人们可通过书中的

文字和图片一窥几百年来全球头发贸易的来龙去脉和市场全景。这本书曾获2017年度人种学“维克多·特纳奖”。

譬如书中说，曾在20世纪20年代风靡欧美的“波波头”发型，竟在当时欧美许多家庭引起轩然大波。一美国男子无法忍受两个女儿这种“纠缠不清”的发型，盛怒下将两个女儿锁进卧室，声称必须待二女“长发及腰”时才能出来。妻子看不下去，帮女儿说情，被愤怒的丈夫赶出家门。

而在当时的英国港口城市普雷斯顿，纺织女工伊莎贝尔·马金森因无法容忍自己“波波头”的怪异样子，竟跳入运河自杀。这是因为有人认定“波波头”是异教徒的象征。而且诸多英国男人不允许妻子或女儿的头发太短，他们认为这不仅模糊了男女界限，还侵蚀了“男之所以男”或“女之所以女”的传统标准，从而带给他们深深的“被阉割感”。

我国自古至今的发型演变大致分为三个时期：远古先民“披发”时期、春秋战国“髡发”时期、战国到明清“发髻”时期。联系《千丝万缕》这本书，发型的演变

简直就是革命性的。

书中阐述了一个问题，当头发不在头上，它们去了哪里？塔罗女士了解到，早在20世纪初，剪下来的头发即被卖给商人或生产假发的手工业者及脱发者。在欧洲，有个时期患有脱发症的女性会被解雇，理由为她肯定是一名“歇斯底里症”患者。还有脱发的妇女被禁止出现在本地乡村学校，以免学生看到她不雅的秃头。

书中关于头发与种族、宗教、风俗等荒诞不经的案例有许多，恕不一一赘述。

诚然，当下时代该是多么好！我们能在大街上看到各种发型，中规中矩的也好，怪异的也好，人们都能宽容对待。哪怕你剃一个光头，陌生人也会报之以和善一笑。

世间一切，从“头”说起，厚厚一本趣味盎然的“头发故事”，道尽辛酸过往，讲述人间冷暖。读完塔罗女士的《千丝万缕》，我们会更理性更宽容地对待一切，不仅仅只是发型问题。由头发联想世间人生，使我们刻骨铭心，文明的进程多么不易！